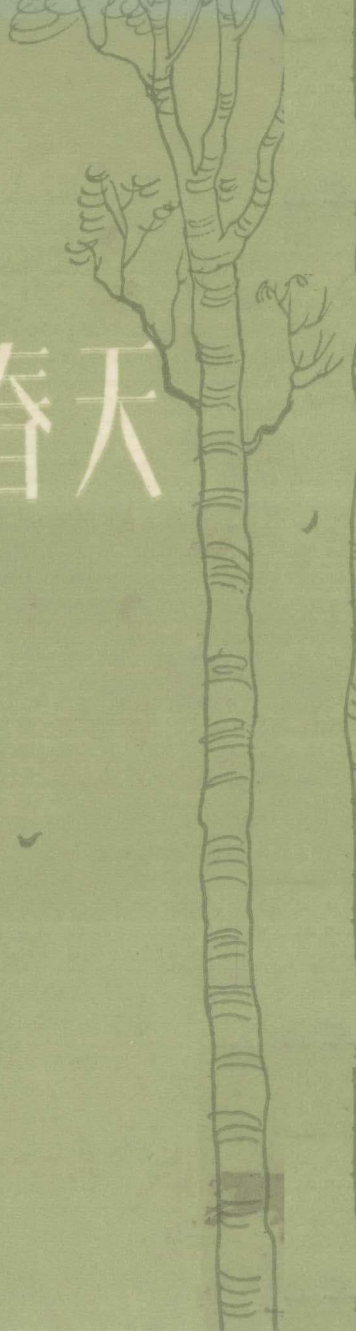


巴 基 著

秋天裏的春天

香港中流出版社印行



秋天裡的春天

巴 基 著

香港中流出版社印行

秋 天 裡 的 春 天

巴 基 著

出版兼發行者：

中 流 出 版 社

香 港 歌 賦 街 十 七 號

印 刷 者：立 信 印 刷 公 司

九龍新蒲崗五芳街23號11樓

一九七四年 六月版 定價港幣三元七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戰抖而急速，

蝶兒，你飛向何方？

嚴寒背盟地來到，

薔薇與百合已經死亡。

在廣闊的田野上，

只剩了枯萎的菊花，

在花上印了你最後的一吻，

將使你寒顫而身亡。

——柏里華：最後的吻。

三版題記

這本小書居然有三版的機會，這在我是萬想不到的。五年前我花了一個多星期的功夫把牠譯出來，只是因為我喜歡牠，而且我又曾被牠那麼深切地感動過。出版後我也曾匆匆忙忙地讀過兩次，都是在旅行中，心情特別容易被感動，所以讀的時候，不想一字一字地讀下去，怕會引出我的眼淚。現在這書的三版要付印了，我不得不捺住性子，一字一字地把牠讀一遍，校正一些誤植的字。當我把書闔上的時候，我彷彿做了一場大夢。

前天我接到一個染着不治之疾的朋友的來信，他告訴我一個悲痛的消息。那朋友夫婦是這小書的愛讀者。這書出版後，我曾寄了一本去，我說給他們在病中讀着消遣。以後我過了一些時候的飄遊生活，也就沒有和那朋友通音訊。只有在一篇短文裏我寫過這樣的話：沒有人了解他。他如今在艱苦的生活的鬭爭裏，社會的輕蔑的眼光下面一天

天地瘦弱下去了。每次我讀着他的混合着血和淚的文章，我的全個心靈都被擾亂了。我常常在心裏狂叫着：「他是不能死的，他應該活下去，強健起來，去享受生活裏的幸福。」後來連他的文章也不見於報章雜誌了。誰知道在兩年多的闊別以後，他會意外地來信告訴我，那些時候他們每天讀着這小書，而且跟着書中的語句對泣呢？誰知道他給我帶來的消息會是他的妻已經在前一個月的一個傍晚寂寞地死去了呢？難道真如巴達查薩師所說愛和幸福都只是外表麼？

「巴金兄：你還記得在南京，不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上，有一個你繫念過的人：你曾爲他祝福，希望他生活下去，得到生活……并且他也是一直的在繫念着你。病沒有使他滅亡，還如你所希望的在生活着，可是被一種不可知的力量的鞭笞以至於早已喪失了他的生的意念，又早已爲一切人所遺忘了的所不屑爲伍的我麼？——是你曾經把一對石球遺忘給的那個人，也是寫了一對石球寄贈你的那個人。」

「朋友，五年的時光一霎間的過去了。如今除了我還在繫念着我的幾個私自景

仰私自嚮往的友人之外，怕再沒有如我這樣的在繫念着我的友人了。我是一無所有的。你所希望於我的，生活下去，這便是我生活下去的一條荒涼的寂寞的路程。

「朋友，你還記得你一度闖入我們蜜一般的生活圈裏：不但不會把你看作生客，還把你當作蜂主，當作長老的我們麼？一個人小心翼翼的爲了你抱了新縫的被衾而來，一個人誠誠懇懇的留着你抵足而眠麼？那一個是你知道的××，也許經過了五年你早已把她忘記了。她是一直的和我在一起，她是一直的和我一樣的爲生活而苦苦掙扎，她在上月二十五日傍晚已經死去了，她想掙扎再也不能掙扎的向生活永訣了。」想到那些日子，纔是我們生活的日子，想到那些日子裏有過你，我們生活的日子纔彷彿有過記錄。現在什麼都完了，××一死，連那些生活裏有過記錄的日子也沒有一個人知道沒有一個人談起了。

「想到前年秋天，她每天給我讀一節你贈我們的秋天裏的春天，我們每每隨聲對泣。愛巴達查爾師，又怨他。誰還料到××死後我再對你提起這個書中（？）人物呢？」

「××臨死的時候還說：她死，我將是世界上一個飄泊的人，我飄泊到什麼地方去，又爲什麼飄泊，她就沒有給我接話，連我也不知道！」

「正因爲我是一個平凡地想平凡生活下去的人，我想我該把這個消息告訴你。」
「打擾你了，我想着××，想着你，想着我還有自由可想的人……我就這樣地再

可以生活下去了嗎？你該應我一聲！

×× 九月廿二日

我讀了上面的信函，我的心因同情而痛楚着。眼前的陰影顯得更濃一點。但甚至在這時候我依舊沒有失卻對於生活的信仰。雖然氣候已是慘澹的秋天了，然而明媚的春天的回憶還深印在我的腦裏。而且誰都知道，在明年春天還是要來的。

我盼望着明年的春風會給那朋友煽起生命之烈焰，給他吹散苦痛的回憶，使他能夠強健的活下去。

「春天會來的，還有許多美麗的春天。」

數理教員巴南約席的確說了真話。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巴金記

譯者序

如果叫我用這題材寫一部小說，我一定不會像巴基那樣寫。然而我讀着巴基的小說的時候，我的眼睛幾次被淚水潤溼了。這是感動的眼淚，這正如那個老賣藝人巴達查爾師所說，是灌漑心靈的春天的微雨。

巴達查爾師這樣的人恐怕是有的，生爲優伶之兒而且日與賣藝人爲伍的巴基很有機會見着這種人。然而我們萬不要相信巴達查爾師的神祕的定命論，這在巴基的小說裏沒有別的功用，只是一個裝飾，用來掩飾，或者取消這作品的反抗色彩，使牠不帶一點反抗性，而成了一個溫和地悵鬱的故事。在和平主義者，人道主義者的巴基，他只能夠寫出這樣的作品。但是他卻寫得很美麗，很能夠感動人。就是在這個溫和地悵鬱的故事裏，我也感到了一種反抗的心情。我讀着：「不管我怎樣爲着牠奮鬥，到後來總是別一個

人（穿得很闊氣的小姑娘）把我那個又好看又會說話的小玩偶拿走；^②另外擲一個腫臉的壞玩偶來滿足我。」我的身體在燃燒了。小太陽兒，你上了你爺爺（巴達查爾師）的當了。那不是生活，那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使得兩個拾得的孩子遇合成爲一件值得哭的事情，那只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並不是生活。

在生活裏是充滿着春天的。秋天裏的春天，冬天裏的春天，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春天。學生亞當說：「像這個秋天裏的春天這麼美麗的春天永不會來了。」這是個大錯誤。反而是教員巴南約席說了更正確的話：「春天會來的，還有許多美麗的春天。」

許多，許多更美麗的……我這樣相信着。

四年前一個春天裏在巴黎的旅舍中我給一個人寫了一封信，如今在那個人用了自己的手把生命割斷了以後，這封信又回到了我的手裏。

是在冬天，我讀着下面的話：

「是在春天。這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候。我每次經過了充滿殺氣的冬季而來到明

媚的春天，我的心裏又有了希望，對於未來的信仰更加堅固，我覺得經過一次與惡魔搏戰後，我又復活了。我有創造力，我有生命力！春天給了我一切。

「盧森堡的枯樹發了新芽，賽納河的潮水重新泛濫，蟄伏的昆蟲又起來活動。死的，靜的，一切都新生了，醒起了，活動了。我的生涯曾是如此絕望和苦痛，然而春天又把希望和勇氣給了我。使我仍抱着堅忍的決心與環境搏戰，使我不屈服於敵人之前……

「春風，我感謝你，你煽起了我的生命之烈焰，你吹散了我的苦痛之回憶；春天，我感謝你，在你的懷抱中我覺得生命是無處不在……」

讀了這樣的話，我在冬天裏又看見春天了。我並沒有欺騙了自己，甚至就在這時候，就在寒風割着我的兩耳，手凍僵得幾乎不能執筆的時候，我還相信着四年前在一個溫暖明媚的春天裏寫下來的話語。那一個美麗的春天並沒有滅亡，牠至今還存在我的心裏，因為正如桃色的雲裏面的土撥鼠所說：「春天是不會滅亡的。」

是的，春天是不會滅亡的。在第二年的春天裏，巴達查爾師會把小太陽兒給學生帶

回來，於是兩個拾得的孩子又會遇在一塊兒了。

我們用不着像學生那樣地呼喚：

「春的愛呵，不要飛去，快留停。」

呵，留停罷……長留在我的心。」

因為春的愛是不會飛去的。

最後再說幾句介紹巴基的話。

匈牙利詩人兼小說家尤利·巴基 (Julio Baghy) 是世界語文壇上的第一流作家。他用世界語寫成了小說、詩歌、戲劇等八部創作集。他的長篇小說犧牲者曾經被譯成了十三國文字，在各國銷行很廣。他是一個優伶之兒，自己也是一個優伶，曾經飾過沙士比亞的名劇中的主角如韓姆列特之類。他因參加歐戰而作俄軍的俘虜，被流放在西伯利亞荒原。在那里他在孤苦呻吟之際，將他的苦痛的情懷寫入詩歌，成了悵鬱悲愴的調

子。他的犧牲者就是他的西伯利亞生活之記錄。以冰天雪地爲背景的悲痛的故事，主人翁的超人的性格和犧牲的精神，以及詩人的敏感的熱情與有力的描寫，無疑地在讀者的心中留下了不滅的印象，引起了許多人的同情，而得到世界語文壇上的冠冕之作的稱譽。他的作品有一種舊俄的悵鬱風，但裏面卻依然閃耀着希望。他頗似杜思退益夫斯基，他的作品是直訴於人們的深心的。在他，所有的人無論表面生活如何慘苦，社會地位如何卑下，恰像一塊溼漉漉的抹布，從裏面依然放射出光芒來；換言之，即是在悲慘醜陋的外觀下面還藏着一個純潔的靈魂。自然這情形是那般少爺小姐們所不能了解的。所以從前在俄國當屠格涅夫和格列哥洛維奇的描寫農奴生活的小說發表的時候，許多高等俄人甚至驚訝地問道：「他們那種人居然會有感情，居然知道愛嗎？」那麼他們就不要來讀巴基的小說罷。

秋天裏的春天 (Printempo en la autuno) 是巴基的近作之一。他的小說被譯成中文的有鍾憲民譯的犧牲者（長篇）和祇是一個人（中篇），索非譯的遺產（短

篇。

我的翻譯以直譯爲主，有時候也把那些譯出來便成了累贅的形容詞刪去一兩個；我不贊成按字死譯，所以把 *Animo* 一字有時譯作「心靈」，有時譯作「靈魂」；*So. pifloro* 一字就只譯作「鮮花」。諸如此類的例子很有幾個，不便一一指出，因此特別在這裏聲明一句。

一九三一年的最後一日，譯者。

著者序

秋天。綠的涼亭枯黃了。霜蝕了的樹葉從枝上落下來。但是太陽依舊透過窗戶溫暖地微笑着。牠在向著桌上失了香味的華美的花兒謊說春天。只向著花兒麼？！不向著每個人。也向著你，也向著我。陽光偷偷地進了心中，在下霜的秋天裏拿了春天的回憶來溫暖那些心兒。

秋天。在我的棕色頭髮中間已經現了幾根銀絲。秋天（煩憂的生活）奪去了我面頰的玫瑰色。霜蝕了的幻夢，我的靈魂的幻夢落了……然而在我的心裏依舊溫暖地照耀着太陽。那愛情，牠給了我的那一對愛人一個春天的幻境。只給了他們兩個嗎？！不！你也給我。愛的溫暖愛撫着疲倦的靈魂，給了牠們一些被陽光鍍上金色的春天的幻夢。

春天在秋天裏微笑了；眼睛更燦爛地發亮了。直率的樂觀主義撫慰着心兒。老年人

看見了自己的童心，便寬恕着青春的輕浮行爲；青年人帶着虔誠的了解，望着白髮的前輩。是的，是的！這一切都體現在這一段關於溫和地悵鬱的遇合的故事裏了，因爲我們每一個人，都遇見過春天，都被春天吻印了不能忘記的回憶在心坎上。

這個故事就是我的編織幻夢的心兒的含淚的微笑。請熱愛地接受牠罷，因爲我把牠熱愛地獻給你們。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序於布達佩斯。

秋天裏的春天